

## 油菜花

江南春二月,天还阴着,燕子已在田野上惬意地飞着,人家的烟囱里也冒出几缕轻快的炊烟,天空中也悠悠地荡起一二纸鸢。这时,油菜花也开了。不过,开得躲躲闪闪,像羞羞涩涩的女孩子。

天气一天天地暖和起来,到了春三月,油菜花全开了,大块小块的金黄随意地铺着,天地间都被这片明黄点亮了。人们的心里也跟着亮堂起来了,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说不出的快乐,感觉自己就像檐前的风,山野里开得泼泼洒洒的明媚的花,抑或是山涧淙淙的溪流……

这时,我们就喜欢去油菜地里玩。整日在油菜地里钻进钻出,玩得不亦乐乎,头上、身上都是花粉,害得蜜蜂蝴蝶总弄错,老是追着它们飞。这已是很遥远的事了。

## 刺梨花

白色的刺梨花,乍一看像梨花,所以人们叫它刺梨花,它是开在荆条上的。但再细看,刺梨花和梨花还是相差甚远,它瘦弱、单薄,像没有血色的女孩子。

如果是一大片,情形就不一样了。很多花都以多为胜,像金银花、三角梅,刺梨花也不例外。春天一到,就漫山遍野热热闹闹地开起来,像是要举办一场盛事。

我的故乡多刺梨花。春天一到,山岭上便是大片大片的、粉的刺梨花。山道上更是搭起了一道道白的、粉的帐子,绵延不绝。整个春天,人们就走着这搭着花帐子的山道去地里栽辣椒、茄子,或挑着柴灰去地里施肥,或赶着牛儿去坡上吃草……直到夏天,刺梨花才落去。

刺梨花开时,我们就去编花环。我们用竹子扎成环,把白的、粉的刺梨花插在上面。花环编好了,就戴在头上,扮仙女,扮新娘。仙女、新娘都是戴着花环的。这也是很久远的事了。

## 刺泡花

故乡的山野多刺泡。

每年四月,刺泡花就一朵朵地开了。刺泡花是白色四瓣的。这时,故乡的田埂上、山坡上就像披了一条缀满珠宝的缎带。

## 花事烂漫

□余岚

刺泡花开时,我们就拿着杯子去摘刺泡。刺泡是边开花边结果的,我们总能在那些白色的刺泡花中寻到红宝石一样的刺泡。真不可思议,那样白的花,竟结出那样红的果。

## 金银花

金银花单看一朵毫不起眼,只是一朵或黄或白的、细瘦的花。但如果是一大片,那情形就不一样了,泼泼洒洒,热热闹闹。凝神静听,似乎还能听到它们不绝于耳的欢闹。走在山野里,蓦然见到一大片泼泼洒洒的黄的、白的金银花,是会让人眼前一亮的。

我的故乡多金银花。春天,山上随处可见一大片一大片黄的、白的金银花,在和风细雨里摇曳。女人们这时就背了背篓去山上摘。故乡镇上的草药铺都收金银花,有多少收多少,且收价不低。所以,女人们都愿意将金银花补贴家用。

我母亲也少不了要去将金银花的。每年春天,她就披戴蓑衣斗笠,背着背篓走进如烟似雾的春雨里。回来的时候,背篓里就是满满的、香香软软的金银花,花上还带着雨。她把金银花倒在堂屋的簸箕里,坐着择出金银花的叶子。春雨绵绵,春山寂寞。岁月似乎变得悠长而悠长。

## 茶藤

第一次知道茶藤,是中学时读《红楼梦》,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死金丹独艳理亲丧”,宝玉与园中姐妹开夜宴,麝月掣



河峰 摄

出一根画着茶藤花的签子,签上有一句诗:“开到茶藤花事了”。大学时,读散曲,读到“戴月披星耽惊怕,久立纱窗下。等候他,暮听得门外地皮儿踏。只道是冤家,原来风动茶藤架”。惊叹其描写生动细腻时,也注意到了曲中的茶藤: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花,为何让那么多文人念念不忘?

后来,有一次路过中医大,一股馥郁的花香忽然扑鼻而来,简直浓得化不开。这是什么花香?怎么会香得如此霸道,不讲道理?四下寻找,看到了,是一架泼泼洒洒、热热闹闹的白色的花,蜜蜂、蝴蝶在花上花下嗡嗡地飞。一打听,才知道是茶藤。

或许是注意上了,我后来经常会见到茶藤。在晨光中,在细雨里,总是那么一大片开得密密匝匝、热热闹闹的花,让人情不自禁地生出隐秘的欢喜。茶藤春末开花,那时花事已歇,辛幼安有“莫折茶藤,且留取,一分春色。”从而明白曹公为什么要在红楼里写茶藤了,这是为小说的结局埋伏笔——红楼处处是伏笔。

## 仙人掌花

不知道父亲从哪里弄来了一株仙人掌。

母亲嫌仙人掌一身是刺,又扁扁的,就唠叨:这样一个刺东西有什么看头?但唠叨归唠叨,母亲还是把它栽在屋后的墙根下。栽了就栽了,再也没人去管它。

仙人掌的生命力真是旺盛。没多久,就变成了一墙的仙人掌。有一天,我从屋后经过,看到

仙人掌竟然开花了。一朵朵从那带刺的扁扁的身上冒出来,黄灿灿的一大片,还有红的、粉的,点缀其间,甚是可爱。那时,我还没见过更好看的花。我就想,这浑身是刺扁扁的家伙,怎么会开出这样好看的花?直到现在我也认为,仙人掌花是少有的好看的花。

## 芙蓉

芙蓉开了。大朵大朵红的、白的、粉的花,在山野的秋风里轻轻地摇曳。

芙蓉真是雍容华贵。雍容华贵是个用俗了的词。但芙蓉那样的繁复不尽,那样的娇艳妩媚,也只有这个词能形容。芙蓉更有一好处,就是一日三变,朝为白色,午时转为粉色,暮为红色。怎么会有这样善变的花呢?

尤其是雨后,带雨的芙蓉沉沉地垂在枝头,多了份沉静内敛,也清新脱俗了。这样的芙蓉,会让人自然地想到“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也是,除了杨玉环,谁能比带雨的芙蓉呢?

少时读唐诗,读到王摩诘的《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因为没有见过辛夷,脑海里能想到的就是一树独自开在山中的芙蓉。这情景让少年时的我颇为感动。即便现在,一想起这首诗,脑海里浮现的,还是一树在寂静的山谷中自开自落的芙蓉。少时的印象真是既坚且深啊!

## 牵牛花

秋天未到,山野里就到处冒出蓝的、白的、紫的牵牛花,牵连不断,像一条条花花绿绿的丝巾。

牵牛花在我家屋后的荒园里开了。它们攀着烂布草、狗尾草一路嘀嘀嗒嗒吹起蓝的、白的、紫的号角。荒园里还有一棵泡桐。有风的午后,爬上烂布草、狗尾草的牵牛花,就和泡桐在风里摇曳。它们在致意说话。

牵牛花在我家门前开了。早上,我们坐在门前就着母亲新腌的豆角、萝卜喝白米粥,看一朵朵牵牛花在风里摇曳,看高高的蓝天,如丝丝絮的白云,看一群大雁嘤嘤地叫着往南飞去……

牵牛花一开,秋意就有了。迎春花是报春花,牵牛花是秋天的信号。

## 澎湃的春天(外一首)

□陈永志

半夜三更,当我再次确认  
鱼刺并没有卡喉,月光也很清醒。

点燃那团火的,不是筷子  
也不是土碗和八仙桌,是早春  
中间还有蠢蠢欲动的江河,  
石头在翻身,风在田间。

我记得每逢仲秋的承诺  
来年一定束紧衣衫  
将百花种满人间。

今晚,房前屋后,竹影摇红。  
阳光正在被牧童匆匆赶来  
有很多澎湃

加上桃李的嫁衣  
天地在沉默,在激荡

吆喝着,不管你醉不醉  
我是肯定要醒的  
山那边有楠竹和翠花  
在薄雾的早上,等我

看万物怀孕,并且红日初升之前

骑在牛背上,披着蓑衣,  
握紧晨雾。  
没有盖碗茶,依然是今夜的王

## ◎斜坡上的枣树

冷月 鸡鸣 牛马  
斜坡上的枣树  
和斜阳的最后一点亮光  
我躲在暮色合围的被窝  
看着祖屋 慢慢端正  
指甲花 蒲公英 过路黄  
野葡萄 水鸟 麦田

各自牵扯 山路 院坝  
土桥和红裙子  
默念木窗 青瓦  
齿镰 秧盆 鱼篓  
总想再看  
油珠子在汤碗里 跳跃  
泛起青光的半片菜叶  
托着无数迁徙的队伍  
举目四望 熙熙攘攘  
猛然发现 回家的路  
好远